

山东省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 及文旅融合开发策略研究

李少琦¹,孔祥领²,时超¹,孙海燕¹

(1.鲁东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2.烟台市交通运输执法监察支队,山东 烟台 264000)

摘要:以山东省539个国家级和省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探讨其文旅融合开发策略。结果表明:山东省传统村落经历了先秦起源—秦汉扩张—魏晋唐宋收缩—元明清稳定发展的历史演变,沿东北—西南走向形成了以淄博市为中心的鲁中南集中和以烟台市为中心的胶东半岛聚集的“两心一轴”分布格局;分布类型是凝聚型;市域层面分布不均衡,主要分布于淄博市、烟台市、临沂市、威海市;在地理区划上,淄博市—济南市是高密度区,山东半岛和鲁南地区为次密度区。基于文旅融合和宏观联合视角,从资源层、开发层、管理层三个方面提出了山东省传统村落开发策略。

关键词: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文旅融合;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20(2021)04-0358-08

中国传统村落是指保留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历史、文化、科学、经济和艺术价值的村庄集合体,即村落选址、建筑环境与风貌未有大的变动且至今仍具有独具一格的民俗民风和服务功能的村落^[1]。随着经济开发与城市化发展,许多传统建筑、历史街道和古老村镇惨遭毁坏的例子不胜枚举。2017年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传统村落的价值和保护逐渐引起关注和重视。而文旅融合作为传统村落开发的主要路径,符合新型城镇化及美丽乡村建设要求,对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外已经通过立法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基本上是从单体历史建筑走向历史街区^[2],其研究内容多与传统聚落地理、传统聚落形态、乡村景观与传统民居的保护及传统聚落演变等相关联^[3]。国内对传统村落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涉及历史、地理、建筑、开发旅游、民俗等多个领域,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村落景观研究^[4-10],刘沛林团队提倡对传统村落进行数字化保护,并不断探索关于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图谱构建问题;二是以乡村旅游研究成果为经验探索其开发和保护^[11-12],如李文兵^[13]通过

对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认为国内传统村落旅游在资源本体可持续性研究、旅游资源的再创造性、游客体验和游客感知等方面仍有待深入;三是不同尺度下传统村落或古村落的空间分布和形成机理研究,研究区域有全国、经济区、城市群、不同流域和各省市等^[13-18]。针对山东省传统村落,李晓彤等^[19]、赵荣荣^[20]对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研究,但缺少对传统村落时间线的分析,割裂了时空互动关系。鉴于此,有必要开展对山东省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研究,并以实际情况为立足点,从文旅融合的角度提出合理开发措施。

1 研究区概况

山东省位于东经114°19′~122°43′、北纬34°22′~38°23′之间,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总面积15.58万km²,辖16个市137个县(市、区),2019年山东省总人口达到10070万,位于全国第二,仅次于广东省^[20-21]。山东省境内地貌复杂,类型多样,根据地形区划分,可分为鲁中南山区(济南市、淄博市、临沂市、枣庄市、泰安市)、鲁东丘陵区(威海市、烟台市、青岛市、日照市)、鲁西平原

收稿日期:2020-12-21;修回日期:2021-06-04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ZR2020MD009)

第一作者简介:李少琦(1996—),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产业规划。E-mail:lishaoqi201124@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孙海燕(1973—),女,湖南常德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规划。E-mail:sunhaiyan89@

区(德州市、济宁市、菏泽市、聊城市)、鲁北滨海平原区(潍坊市、东营市、滨州市),其中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也合称为胶东地区^[2]。山东省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自2012年国家评选中国传统村落开始,山东省至今已有125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年山东省开始进行省级传统村落的评选,现已公布五批传统村落名单,传统村落总数超过500个。

2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是分析点数据空间分布模式的一种常用方法,用来度量一组数据的方向和分布,可概括传统村落不同时段的空间演变特征,如中心趋势、离散和方向趋势,其公式^[23-24]为

$$\bar{X} = \frac{\sum_{i=1}^n \omega_i x_i}{\sum_{i=1}^n \omega_i}, \quad (1)$$

$$\bar{Y} = \frac{\sum_{i=1}^n \omega_i y_i}{\sum_{i=1}^n \omega_i}, \quad (2)$$

$$\theta = \frac{\arctan \left[\frac{\left(\sum_{i=1}^n x_i'^2 - \sum_{i=1}^n y_i'^2 \right) + \sqrt{\left(\sum_{i=1}^n x_i'^2 - \sum_{i=1}^n y_i'^2 \right)^2 + 4 \left(\sum_{i=1}^n x_i' y_i' \right)^2}}{2 \sum_{i=1}^n x_i' y_i'} \right]}{1}, \quad (3)$$

$$\sigma_x = \frac{\sqrt{\sum_{i=1}^n (x_i' \cos \theta - y_i' \sin \theta)^2}}{n}, \quad (4)$$

$$\sigma_y = \frac{\sqrt{\sum_{i=1}^n (x_i' \sin \theta + y_i' \cos \theta)^2}}{n}, \quad (5)$$

式中: $(\bar{X}, \bar{Y})$ 为传统村落分布的平均中心; (x_i, y_i) 是传统村落 i 的坐标; ω_i 为权重; θ 为椭圆方位角; x_i' 和 y_i' 分别为传统村落到平均中心的坐标偏差; σ_x 和 σ_y 分别为传统村落沿 x 轴和 y 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的长轴方向代表传统村落空间

分布较多的方向,短轴的方向代表传统村落空间分布较少的方向。长短轴之间的差值越大,即扁率越大,说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方向性越强。

2.1.2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反映了山东省传统村落的区域差异程度,公式^[24]为

$$C_v = \frac{1}{\bar{x}} \sqrt{\frac{\sum_{i=1}^n (x_i - \bar{x})^2}{n-1}} \times 100\%, \quad (6)$$

式中: $\bar{x}$ 为传统村落数量的平均值; n 为地级市个数; x_i 为每个地市的传统村落数。本文根据 Duyckaerts 提出了3个建议值,对山东省传统村落点空间分布类型进行划分: $33\% < C_v < 64\%$ 时,随机分布; $C_v \geq 64\%$ 时,集聚分布; $C_v \leq 33\%$ 时,均匀分布^[14]。

2.1.3 空间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Gini)是地理学中研究离散区域空间分布的一种重要方法,通常用于反映空间要素的分布^[25]。空间基尼系数是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针对产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测度指标,可用来分析传统村落的集中程度^[26],计算公式为

$$G = \frac{H}{H_m}, \quad (7)$$

$$C = 1 - G, \quad (8)$$

$$H = - \sum_{i=1}^n p_i \ln p_i, \quad (9)$$

$$H_m = \ln N, \quad (10)$$

式中: G 为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表明集中程度越高; C 为分布均匀度; p_i 为第 i 个区域内传统村落数占全省总数的比重; N 为区域数量。

2.1.4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估计是在一定邻域范围内统计点(线)的个数,并以可视化的形式揭示资源或研究要素的空间分布规律的有效手段。核密度分析可用来表达山东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密度,通过其形态特征表达山东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密度分析能够较为清楚地表达传统村落的分散或离散特征,其公式^[27-28]为

$$F(x) = \frac{1}{nh} \sum_{i=1}^n k \left[\frac{d(x - x_i)}{h} \right], \quad (11)$$

式中: $k \left[\frac{d(x - x_i)}{h} \right]$ 为核函数, h 表示搜索半径,

$d(x-x_i)$ 表示估计点 x 到观测点 x_i 的距离; n 表示尺度范围内传统村落数量。

2.2 数据来源

本文关于山东省传统村落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方面: 一是由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家旅游局 7 个部门在 2012—2020 年先后公布的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二是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文物局、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山东省农业厅、山东省旅游局 2014—2020 年官方公布的五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单。将以上数据合并重复(其中, 济南市章丘市文祖街道办东、西田广村和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庄氏庄园(七、八、九村)、烟台市龙口市黄山馆镇馆前后徐村, 因其在公布的名单中是一条目录出现, 所以均按一个村落处理) 得出, 山东省共有

539 个国家级和省级传统村落。参考已有文献, 对于传统村落建村时间的判断标准: 一是传统村落现存最早的历史古遗迹; 二是现代考古发掘推断; 三是已有历史文献明确记载的传统村落建村时间^[16,29]。山东省传统村落大致经历了先秦、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清时期 6 个时间段的建村过程。

3 山东省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

3.1 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特征

对山东省在先秦、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清时期 6 个时间段的传统村落分别进行标准差椭圆分析, 得到标准差椭圆覆盖范围图(图 1) 和统计表(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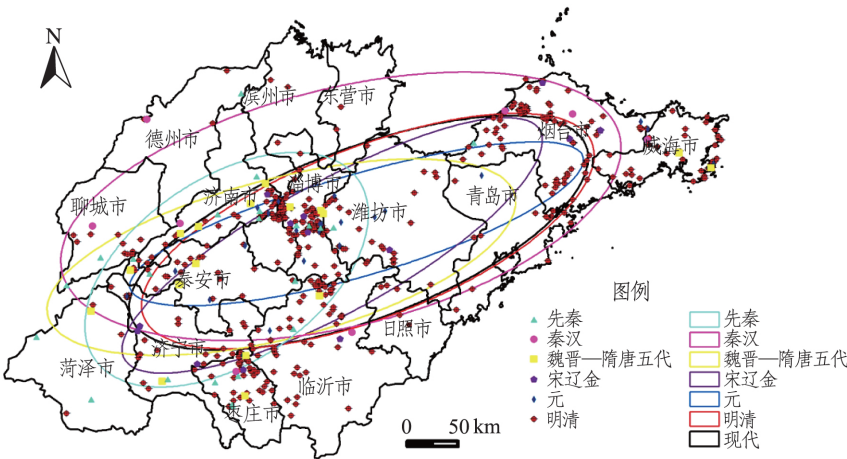


图 1 山东省传统村落不同时期标准差椭圆图

Fig.1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diagra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Shandong Province

表 1 山东省传统村落不同时期标准差椭圆统计表

Tab.1 Statistical table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朝代	村落数量	中心点坐标	沿 x 轴标准差	沿 y 轴标准差	转角 $\theta/(^{\circ})$	y 轴与 x 轴之比
先秦	22	117.174,36.045	0.863	1.650	63.931	1.913
秦汉	8	118.424,36.628	1.069	3.127	78.809	2.924
魏晋—隋唐五代	17	117.776,36.164	0.719	2.606	77.516	3.625
宋辽金	13	118.342,36.272	0.605	2.491	65.728	4.115
元代	26	118.597,36.466	0.457	2.555	76.261	5.595
明清时期	453	118.725,36.408	0.777	2.580	72.763	3.322
现代	539	118.624,36.390	0.776	2.610	73.113	3.364

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和鲁国均在今山东境内, 鲁国在今山东鲁南、鲁东南和鲁西南等地, 包括枣庄市、菏泽市、济宁市等; 齐国主要位于今山东北

部、东部及半岛沿海地区, 如淄博市、青岛市、威海市等地, 这一时期山东省出现的传统村落数量有 22 个且分布中心在 117.173 941°E、36.045 41°N,

鲁国境内(今济南市、淄博市和菏泽市等)居多,说明山东省内陆地区开发较早且开发程度更深,海洋对山东省文化发展影响相对较小。

秦汉以来,山东省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有“膏壤千里”之誉,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西汉时山东省人口 1700 余万,390 万户,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30%,人口密度居全国首位;郡县的划分使山东半岛地区得以发展,传统村落新增 8 个村落,其中有 3 个村落位于半岛地区。秦汉时期传统村落分布中心出现向东北部转移的现象,且椭圆的转角和扁率变大,呈现扩散趋势。

魏晋—隋唐五代时期,在经历了三国、西晋、北魏、北周等乱世的更迭,到唐代,山东恢复发展,移民增多,传统村落数量增加了 17 个;中心点重回 117°E 附近,向西南移动,转角略有减小,出现集中态势。

宋辽金时期,皇帝昏庸,土地兼并造成了严重剥削,加之频繁的外来侵扰及严酷统治,当地社会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传统村落数量不多,中心点向东北方向移动,分布范围略有收缩。

元代,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沿袭了行省制度,行政规划趋于稳定,传统村落数量新增 26 个。到明清时期,传统村落分布中心一直在 118°E、36°N 附近,椭圆扁率增加,传统村落沿西南—东北方向扩散,且数量增加。

明清时期传统村落增加数量最多,增加了

453 个,约占总体村落数量的 80%,长短轴之比减小,西南—东北方向与西北—东南方向村落数量差距减少,呈分散的发展趋势。明清时期山东省的传统村落保存相对完整,数量多,对山东省传统村落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综上,先秦至明清时期,山东省传统村落数量随时间波动增加,在经历了先秦起源—秦汉扩张—魏晋唐宋收缩—元明清稳定发展的历史演变后,沿东北—西南走向形成了以淄博市为中心的鲁中南集中和以烟台市为中心的胶东半岛聚集的“两心一轴”分布格局。

3.2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

3.2.1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

山东省现有 539 个传统村落,利用 SPSS 25 计算得出山东省传统村落的变异系数 $C_v = 94.5\%$,按照前述空间分布类型的划分,山东省传统村落分布类型为集聚型。

通过 Excel 计算山东省传统村落的基尼系数为 $G = 0.8087$, $C = 0.1913$,结果显示,山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不均匀,呈集中分布态势。从山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洛伦兹曲线(图 2)可以发现,接近 50% 的传统村落集中分布在淄博市、烟台市、临沂市、威海市,其中淄博市拥有 108 个传统村落,成为传统村落分布最多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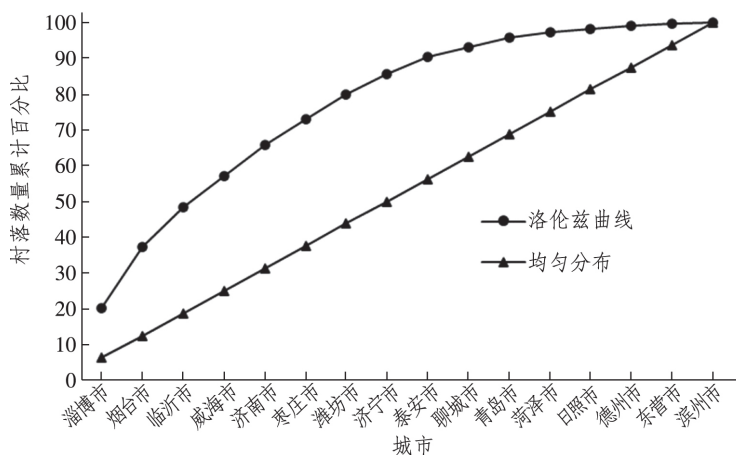


图2 山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洛伦兹曲线

Fig.2 Lorenz cur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3.2.2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密度

利用 Arcgis 10.4 工具对山东省传统村落进行核密度分析,如图 3 可知,山东省传统村落空间

分布具有两个高密度区:淄博市和济南市的交界地带以及淄博市中部地区;次密度地区比较分散,山东省半岛地区(烟台市西北部和威海市东部沿

岸) 和鲁南地区(枣庄市北部) 均有分布。

鲁中南山区和鲁东丘陵区拥有 80% 以上的传统村落,丘陵地区复杂的地形条件与闭塞的山区使得传统村落不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在战争年代也不易被侵略,村落独特的历史古迹及传统文化习俗被完整保存下来。此外,这些村落多建在山脚下,山前冲积平原、洪积平原区地形相对平坦,土壤肥沃,这样的自然条件更利于农业发展^[19-20]。而平原地区,由于地形平坦开阔,村落与外界联系较为密切,不同文化之间的冲击与融

合较为明显,带有本地区特色的文化古迹留存较少。作为曾经被殖民过的胶东地区,毗邻日韩等亚洲最发达经济体,受到外来浸透的影响也很突出;再加上和内地联系较少,烟威青地区形成了与鲁西等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底蕴,在村落建设上也突出了独特的胶东文化和中西结合文化;青岛市相较于烟威地区更为平坦,且近代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对外口岸,在传统的城镇化过程中开发力度大,使得村落保存相对较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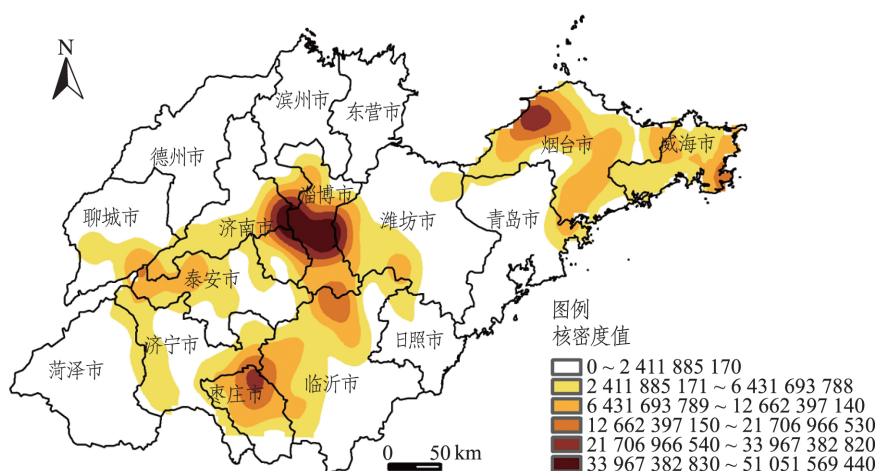


图 3 山东省传统村落核密度分布

Fig.3 The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4 山东省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开发策略

现今,山东省传统村落保护存在文化保护与经济开发不平衡的问题,传统村落毁坏、消失现象日益加剧,村落保护迫在眉睫。本文主要基于文旅融合和宏观联合视角,从资源层、开发层、管理层三个方面,分别提出资源 IP 开发、研学旅游开发、互联网开发管理三种山东省传统村落未来开发策略。

4.1 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新 IP 开发策略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广大乡村由此产生了较大变化。其中,自然村特别是传统村落的消失现象较为显著。根据统计显示,我国自然村正以平均每天 80~100 个的速度消失。截至二十一世纪前 10 年,中国自然村已减少了 90

多万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城镇化是导致村落消亡的直接原因,大批农民入城务工,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难以维系,空心化严重^[3]。同时乡村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给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也带来了极大的阻碍,石屋、泥墙、农具、土路使乡村与现代化的城镇显得格格不入。

浙江桐庐县荻浦村的“牛栏咖啡”和“猪栏茶吧”便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成功结合的典范,废弃的牛栏和猪栏,融进民俗酒吧、茶吧元素,使它具有独特的创意和古朴的环境氛围^[31-32],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山东省传统村落的开发一些启示。山东省威海荣成市东楮岛村、烟墩角村的海草房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民居之一,海草房屋顶采用海带草苫成,堆尖如垛,灰褐交织,外表俨然一副传统房屋的面孔,而室内则有着现代化的设备与干净的盥洗室,完全满足现代人的生活。山东省濒临海洋且内陆面积广大,内陆文化与海洋

文化相交融的黄蓝文化成为新的IP开发点。“根据游客的切实需求,对目的地文化元素进行挖掘、创意和商品化,打造区域文化旅游品牌的整体形象,推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IP,是品牌塑造成功的关键。”^[33]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产生的新IP使传统村落具有现代气息,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迎合了现代人的需求,使传统村落可以与时俱进,焕发新活力。

4.2 传统村落+研学旅行的红色旅游开发策略

研学旅行继承与发展了我国传统游学,成为素质教育的新内容和新方式。2018年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制定印发了《山东省红色文化研学旅游实施方案》,枣庄市山亭区冯卯镇朱元村、蒙阴县岱崮镇岱崮村、沂水县院东头镇桃棵子村、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等红色革命遗存型传统村落,记录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印记,集中体现了山东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对于中小学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作为山东省传统文化的载体,完全可以作为教育基地承接研学旅游。

2018年山东红色旅游推广联盟成立大会暨山水圣人红色旅游推介会推出了红色研学旅游线路产品,其中生态山亭·红色研学养生游路线计划将枣庄市红色旅游资源同自然森林资源、乡村旅游相结合,与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八路军抱犊崮抗日战争纪念馆、熊耳山国家地质公园或王家湾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纪念馆、传统古村落翼云石头部落等景区(点)相串联。传统村落所拥有的古建筑和战争遗址,很好地迎合了当下传统文化教育和红色教育的潮流。除以地级市为单位的研学旅行路线外,还可以实行多地市联合开发方式,如以明清建筑群赏析为主题的研学旅行线:济南市章丘市官庄镇朱家峪村—周村区王村镇李家疃村—青州市庙子镇黄鹿井村—青岛市即墨市金口镇凤凰村—招远市张星镇徐家村,体味山东省耕读文化与渔民文化的演化和不同。将村落作为研学旅游中的一环,既使传统村落得到有效开发,又保证了旅游客源中“研学”这一固定游客群体,从而实现双赢。

4.3 村落旅游+区块链的互联网开发管理策略

我国旅游业长期存在购物式旅游、景区服务缩水、旅游信息不对称等现象^[34],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原本就处于旅游开发的弱势,如果这些现象

不及时杜绝,将很有可能影响村落的发展。区块链(Blockchain)是借由密码学串接并对内容起到保护功能的串连交易记录(又称区块)的一种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作为一种分布式账本,区块链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去中心化^[35-36]。近年来,对于将区块链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呼声越来越高,旅游业内的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也在进行积极的探索,TOOKING、乐鸥在线文旅平台、Tripio等旅游App在区块链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探索中已占得先机。

区块链应用于村落旅游可以去掉中间代理商,精简交易环节,有利于降低旅游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交易信息的透明性和不可篡改性及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性,不仅可以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提升出行体验,而且保证了村民收入的透明化。将山东省可开发的传统村落按其文化特色分为军事防御村、移民文化村、交通商贸村等类型^[8],将村落基本信息(历史、文化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分布等)录入网络系统,并将5A级景区、4A级景区和五星级酒店、温泉度假村整合搭建起旅游服务平台,将游客量数据、景区数据、社群数据等数据上线并公开^[37],以当地旅游业带动传统村落开发,并实现数据共享和监督。

5 结语

通过对山东省539个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及文旅融合开发策略探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山东省传统村落以明清时期村落数量见多且保存完整,分布中心一直在118°E、36°N附近,经历了先秦起源—秦汉扩张—魏晋唐宋收缩—元明清稳定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沿东北—西南走向形成了以淄博市为中心的鲁中南集中和以烟台市为中心的胶东半岛聚集的“两心一轴”分布格局。

2) 山东省传统村落呈凝聚型空间分布格局;从市域的角度分析,全省各个市区分布不均衡,集中分布在淄博市、烟台市、临沂市、威海市。从地域区划的角度来看,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两个高密度区,淄博市和济南市的交界地带以及淄博市中部地区,次密度区域比较分散,山东半岛地区和鲁南地区均有分布。

3) 结合山东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

历史文化背景,基于文旅融合和宏观联合视角,从资源层、开发层、管理层三个方面提出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新 IP 开发策略、传统村落+研学旅行的红色旅游开发策略、村落旅游+区块链的互联网开发管理模策略等文旅融合开发策略。

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现已成为了社会热点和共识,但依然有大量传统村落正逐渐“空心化”,有些甚至于几近消亡。本文仅从宏观视角对山东省传统村落的时空格局进行了研究,在村落的个性化特征方面缺乏深入了解,今后研究的重点应加强对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调研,深入分析传统村落历史发展脉络。此外,本文所提出的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开发策略仅从资源层、开发层、管理层出发,为传统村落开发提供了理论指导,日后还需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实例证明。

参考文献:

- [1] 王玥. 黄河流域陕西段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以灵泉古村落为例 [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6.
- [2] 冯亚芬, 俞万源, 雷汝林. 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J]. 地理科学, 2017, 37(2): 236-243.
- [3] LISA D W. Typology and morphology of spatial settlement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of Penglipuran, Bali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2010, 2(1): 321-325.
- [4] 杨晓俊, 方传珊, 王益益.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与自动识别模型构建——以陕西省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9, 38(6): 1378-1388.
- [5] 李伯华, 刘敏, 刘沛林. 中国传统村落研究的热点动向与文献计量学分析 [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9, 31(1): 1-9.
- [6] 李伯华, 郑始年, 窦银娣, 等. “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南省 2 个典型村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 1412-1423.
- [7] 李伯华, 郑始年, 刘沛林, 等. 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图式语言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9, 39(11): 1691-1701.
- [8] 翟洲燕, 李同昇, 常芳, 等. 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9): 1067-1080.
- [9] 胡最, 闵庆文, 刘沛林. 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识别探索——以紫鹊界、上堡和联合梯田系统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8, 38(2): 180-187.
- [10] 李伯华, 罗琴, 刘沛林, 等. 基于 Citespace 的中国传统村落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7, 37(9): 207-214, 232.
- [11] 王静, 吴展彪, 周振玉. 传统村落保护现状及发展研究——以邛崃市平乐镇花楸村为例 [J]. 价值工程, 2019, 38(24): 109-110.
- [12] 李文兵. 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9, 25(2): 104-108.
- [13] 孙军涛, 牛俊杰, 张侃侃, 等. 山西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J]. 人文地理, 2017(3): 102-107.
- [14] 李伯华, 尹莎, 刘沛林, 等. 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5, 35(2): 189-194.
- [15] 马勇, 黄智洵. 基于 GWR 模型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可达性探究 [J]. 人文地理, 2017, 32(4): 78-85.
- [16] 李孜沫. 汾河流域古村落的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 [J]. 经济地理, 2019, 39(2): 207-214.
- [17] 王龙. 胶东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 [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5.
- [18] 康璟瑶, 章锦河, 胡欢, 等.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7): 839-850.
- [19] 李晓彤, 宋俊学, 程钰. 山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33(3): 334-343.
- [20] 赵荣荣. 山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J]. 济宁学院学报, 2019, 40(2): 59-64.
- [21] 山东省人民政府. 走进山东——山东概况 [EB/OL]. (2019-10-21) [2020-12-10]. <http://www.shandong.gov.cn/col/col94094/index.html>.
- [22]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山东省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公告 [EB/OL]. (2017-08-02) [2020-12-10]. http://dnr.shandong.gov.cn/zwgk_324/xxgkml/ywdt/tzgg_29303/201709/t20170920_2453763.html.
- [23] 商馨莹. 基于标准差椭圆法分析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以淮南市潘集区为例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 29(9): 244-246.
- [24] 杨智威, 陈颖彪, 郑子豪, 等. 广东省 A 级旅游点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测度 [J]. 地理空间信息, 2019, 17(6): 51-55.
- [25] 唐常春, 刘华丹, 袁冬梅. 基于多尺度的湖南省区域经济差异演进分析 [J]. 人文地理, 2016, 31(5): 133-140.
- [26] 孙海燕. 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 [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9, 25(3): 121-124.
- [27] 熊梅. 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J].

-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5): 153-158.
- [28] 佟玉权,龙花楼.贵州民族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因素[J].经济地理,2015,35(3):133-93.
- [29] 龚胜生,李孜沫,胡娟,等.山西省古村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研究[J].地理科学,2017,37(3):416-425.
- [30] 冯骥才.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N].贵州民族报,2014-02-18(B01).
- [31] 王波.浙江桐庐发展乡村旅游经验与启示[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6):26-28.
- [32] 张媛媛,汪婷.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现状与发展模式的探究——以新叶村、江南古村落群、诸葛八卦村模式为例[J].中国市场,2017(2):108-110.
- [33] 张清荣.文旅融合视角下的区域文化旅游品牌塑造[J].文化产业,2019(24):1-3.
- [34] 王少国.“旅游+区块链”大有可为[N].经济日报,2018-07-05(9).
- [35] 白宇嘉.区块链技术在西藏旅游行业的应用研究[D].拉萨:西藏大学,2019.
- [36] 李永文,陈德广.论区块链技术及其在海南旅游业中的应用[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9,26(1):19-24.
- [37] 郑洁.“旅游+区块链”:开启景区投资新模式? [N]. 中国文化报,2018-08-11(2).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ntegration Mode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Shandong Province

LI Shaoqi¹, KONG Xiangling², SHI Chao¹, SUN Haiyan¹

(1.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Ludong University,Yantai 264039,China;

2.Yantai Transporta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Detachment,Yantai 264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539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ere analyzed by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pre-Qin, province-Qin and Han expansion, Wei, Jin, Tang and Song contraction,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forme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wo centers and one axis" centered on Zibo and Jiaodong Peninsula centered on Yantai.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ype is condensed type. At the municipal level, the urban areas of the province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mainly in Zibo, Yantai, Linyi and Weihai.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division, Zibo and Jinan are the high-density areas, while the sub-density areas are mainly located in Shandong peninsula and Lunan are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macro integrati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three aspects of resource level, development level and management level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Shandong Province

(责任编辑 李秀芳)